

# 藏在古画里的夏日繁花

■ 伊拉

在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七回“滴翠亭杨妃戏彩蝶，埋香冢飞燕泣残红”中，有如是描述：“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，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。尚古风俗：凡交芒种节的这日，都要设摆各色礼物，祭饯花神，言芒种一过，便是夏日了，众花皆卸，花神退位，须要饯行。”故而，当天大观园中的那些女孩们，早早就起来了，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，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，且都用彩线系了。每一棵树上，每一枝花上，都系了这些物事。满园里绣带飘飘，花枝招展，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，燕妒莺惭，一时也道不尽。

在我们惯常的记忆里，暮春花事已尽，事实上，在夏日的大观园里，还有石榴花、杜鹃花、荷花、芍药、茉莉、蜀葵、紫薇、玉簪等在静静开放，它们有别于春花的热闹，大都素而清雅，惹得那些有着高审美品位的古代艺术家们，禁不住泼墨的冲动，以各具千秋的笔法，把它们的美画下来。

## 石榴：占断群芳色

在夏日群芳中，石榴花或许是开得最热烈的，于绿荫之中，燃起一片火红，灿若烟霞，绚烂之极，几千年来，它也因其热烈而赢得了无数诗人词人的喜爱。少小成名的天才宋代词人晏殊，或许从小过惯了这种热烈的生活，他对石榴花天然地就有一种亲近感，譬如他的《石榴》词：“开从百花后，占断群芳色。更作琴轸房，轻盈琐窗侧。”于晏殊而言，这首词的用词虽浅白却极富韵味，“占断群芳色”与“轻盈琐窗侧”，一强势一婉约，石榴花的形态就在读者的心里灵动起来了。

史料有载，石榴乃张骞自西域带回中原，其间经历颇多波折。概因石榴的传奇、灵动与热烈，使它成为几千年来画家们翰墨里的宠儿，五代十国时黄居寀(传)的《石榴图》、北宋与宋徽宗赵佶齐名的赵昌的《寿带榴花》、南宋吴炳的《榴开见子图》等等，各具奇异魅力。晚唐诗人李商隐有一首《石榴》诗，写尽石榴的风姿：“榴枝婀娜榴实繁，榴膜轻明榴子鲜。”李商隐此诗，似乎成了赵昌的《寿带榴花》与吴炳的《榴开见子图》的注脚。在吴炳《榴开见子图》中的石榴，视觉上就十分诱人。该画工笔设色，果皮橙红，籽粒紫中嵌白，颗颗分明，如同宝石，体现了南宋院体画工致妍丽的特点。

在关于石榴的诸多画作中，明代画家徐渭的《榴实图》与陈淳的《花卉册之石榴》尤其令我印象深刻。徐渭与陈淳并称“青藤、白阳”，皆擅水墨写意风格。白阳陈淳向来喜爱石榴，曾赋诗：“蜡蒂团赭玉，文英簇绛绡。秋来结佳果，珍味不须调。”在他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画作《花卉册》中，画有石榴一幅，果枝一束垂坠而下，上结果实两颗，简笔着墨写零落枝叶，浓淡结合绘出果实饱满的姿态，尤其用淡墨细点出果实裂口处溢出的颗颗籽粒，只一枝便令人想到硕果累累的景象，整个画面清纯淡雅，颇具其典型的“一花半叶、淡墨欹毫”之风。与之相映成趣的，是青藤徐渭的《榴实图》，不同于白阳山人画中硕果坠枝的意象，青藤徐渭的《榴实图》虽为折枝，却是一笔纵贯素笺，且其所画石榴果开口向上，仰天大笑状，分外灵动。饱满的籽粒似乎要冲出果皮，纷纭而出，笔意恣肆，更添一份狂放之气。徐渭似乎收不住胸中的才气了，不得不在画面右上题诗一首：“山深熟石榴，向日笑开口。深山少人收，颗颗明珠走。”深山石榴，原来寄托着画家虽明珠蒙尘，却依然放纵洒脱的心绪。



《榴开见子图》(中国画)南宋 吴炳  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## 莲荷：浦上生绿烟

在中国传统美学中，“荷”大概是表义最为丰富的一个意象。“浦上生绿烟，波底荡红云”，夏天一来，这池塘里的荷一下子就茂盛了起来；而夜宿骆氏亭的李商隐，满怀悲秋意：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……荷有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气节，亦有欢喜自在的禅意，更有鸳鸯相与、蝴蝶翩跹、鱼戏蛙鸣所寄托之情之趣。故而，看客眼中的荷是怎样的姿态，全在于观者个人的心绪与修为。中国是世界荷花重要的原产地之一，荷花文化灿若星河，源远流长。千百年来，骚人墨客为之心神相系，梦魂萦绕，或挥毫泼墨，或浅吟高唱，从而留下了浩如烟海，汗牛充栋的诗书画文，其中不乏无价墨宝。

清代女画家恽冰的花鸟作品被誉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经典之作，其画作风格清新淡雅，独树一帜。在恽冰的花鸟画作中，对于荷花和梅花的描绘，尤为突出。在她的画中，荷花或立于清澈水面，或低垂于水的波纹之间，既有飘逸风姿，又有深沉之气。她的荷花色彩淡雅，笔触细腻，犹如薄纱般透明，令人赞叹。

恽冰心怀高远，这从她的画作《蒲塘秋艳图》中可以窥得一二。荷原本为夏日群芳谱里的重要成员，恽冰却在《蒲塘秋艳图》里用了“秋”字，显见得这蒲塘里的荷，是开了一个整个夏季的。

《蒲塘秋艳图》是恽冰的代表作之一，是《爱莲说》的精彩诠释。作者以写实的手法进行刻画，碧水之上萍藻点点，绿荷盈盈。荷花在娉婷舒展、俯仰敬侧的荷叶衬托下，以含苞、初绽、怒放的三种生命状态来展示其美。整幅画色阶层次丰富，色调真实自然，花瓣清淡雅丽，凸显其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的内在神韵。且荷旁有莲蓬，迟得秋艳。水中画从生萍藻，清澈虚灵。以没骨法工整晕染，荷叶的舒卷正背，花瓣的敛放卷伸，莲蓬的饱满，皆尽其态，并显婉约之姿。

恽冰有自己的《花卉册》，共十开，绘紫藤、兰花、牡丹、腊梅山茶、桃花、梧桐山鸟、桂花、荷花、榴花、夕颜花等等，皆没骨敷色，妍雅可喜。

事实上，中国历朝历代皆有无数量画荷者，南宋吴炳的《出水芙蓉图》、年代与作者不详的《太夜荷风图》、明代王问的《荷花图》、明代徐渭的《黄甲图》、清代赵之谦的《荷花图》等等，数不胜数。我尤其喜赵之谦《荷花图》中的构图，同中求异，却又极富变化，笔墨浓淡相间，刚柔相济，色墨相融，使画面透露出清新隽永的气息。其大胆的用色，与徐渭画法相异，是海派绘画吸收西洋画法所形成的风格。

“薰风自南至，吹我池上林。”古画里的夏日花香，幽远沉静，端的是，一卉能熏一室香，炎天犹觉玉肌凉，缱绻而不失优雅。□

## 蜀葵：白日如分照

在夏天盛开的花卉中，蜀葵是一种神秘的存在。它是唯一以“蜀”为名的花，清人陈淏子在其花木栽培著作《花镜》中说：“蜀葵，阳草也……来自西蜀，今皆有之。”蜀葵的生长历史确实久远，在中国最古老的辞书《尔雅》中，已经有关于它的记载，只是那时被称为“葍”和“戎葵”。

在我国广袤的大地上，处处可见蜀葵的身影。它还曾经出现在敦煌壁画中，通过北方、南方、海上三条丝绸之路被引种到南亚、中东、欧洲各国，是最早被引种到欧洲的中国花卉之一，因而，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园林中，都可以看到蜀葵的身影，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笔下，蜀葵得到了大师们浓墨重彩的彰显。譬如德国伟大的艺术家丢勒(1471年—1528年)，他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画家，他于1503年绘制的一幅画中就盛放着四朵鲜艳的红色蜀葵。而梵高的名作《花瓶中的蜀葵》，是1886年梵高32岁时创作的一幅布面油画作品，属于后印象派现代艺术的花卉画，现被收藏于苏黎世美术馆。画面中的几朵蜀葵，被梵高在深沉的背景前凸显了出来，这是一幅花姿娇艳的静物花卉，画面层次比较复杂，色彩分布讲究整体布局，用色沉着华丽，富于质感，静物的生动与奇妙，给我们带来许多美的满足。

此外，在提香、鲁本斯、布歇、布格罗、德拉克洛瓦、莱顿、柯罗、毕沙罗、莫奈、雷诺阿、塞尚、列宾等西方著名画家们的画笔下，蜀葵不断变换全新的赋形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蜀葵亦一直是历代皇家园林中的主角之一。汉武帝的上林苑、曹操的铜雀台、梁元帝的湘东苑、唐太宗的东都苑、清朝的圆明园等等，其间都有蜀葵的身影。从古至今，无数的中国画家为蜀葵而痴迷，他们前仆后继地创作着关于蜀葵的画作。

因为蜀葵，我们甚至能遇见长于四川的唐代大诗人李白，他在《流夜郎题葵叶》里有了一丝感伤：“惭君能卫足，叹我远移根。白日如分照，还归守故园。”李白晚年被流放夜郎，以此诗表达了对锦江边蜀葵留守故园的羡慕之情。



《蒲塘秋艳图》(中国画)清 恽冰(女)



《五色蜀葵图》(中国画)明 陈淳